

## 第1章

### 雲奉皇朝曦和宮

「你父親尋陽王日前向朕請旨，希望朕能將文華王的幼女許你為妻。」穿著一身黑底繡金龍紋錦袍的溫靖和，隨意拈起一枚黑子落在棋盤上，望向坐在他對面的墨瑛熙，似笑非笑的說。

墨瑛熙沒接腔，垂眸瞥了眼棋盤，思索須臾，拈起一枚白子擱在黑子的斜前方，接著將被圍截的那些黑子全都收了起來。

棋場如戰場，即使面對雲奉皇朝至高無上的帝王，他也毫不留情，將皇上殺得片甲不留。

溫靖和見棋局一敗塗地，已無力回天，瞅了他一眼，叨念道：「其他的臣子與朕下棋，總會讓個三、五子，只有你不僅一子不讓，還大開殺戒。」

「倘若皇上想贏，就不會找臣下棋。」墨瑛熙的嗓音如同他深邃如刀鑿的五官，透著一股凜冽的氣息。

溫靖和撫著唇上的短鬚，揚唇而笑。「還是瑛熙瞭解朕。」因為臣下的退讓而贏來的棋局，確實讓他贏得很不痛快，所以才會一見墨瑛熙進宮，便拉著他下棋，接著他話鋒一轉，「文華王的幼女你可中意？你都已二十六歲，是該成親了。」兩人雖為君臣，但多年來他一直視墨瑛熙如弟，倘若問他，整個皇朝他最信任的人是誰，他的答案不是後宮的任何一個妃嬪，也不是朝中的任何大臣，而是墨瑛熙。

在他仍是太子時，由於被七皇弟陷害，曾貶到軍中數年，那時墨瑛熙還未及冠，卻熟諳兵法韜略，用兵如神，屢屢立下軍功，他因此對墨瑛熙存了結交之心，有意攏絡他，與他稱兄道弟。

在軍中那三年，他遭逢多次暗殺，也多虧墨瑛熙相護，他才能保住一命，於三年後返回京城，在父皇駕崩後，登基繼位。

五年前，他甫登基一年，列嶼國來犯，他聽了一位大臣的意見，為顯皇威，御駕親征，不想那大臣其實早被因他一念之仁而饒過的七皇弟收買，他們暗中勾結敵軍設下埋伏，令他所率領的大軍受困於山谷，被敵軍前後夾擊，敵軍同時在兩邊山嶺上射下火箭，點燃谷中事先暗藏的火藥，大軍猝不及防，在那轟天一炸中，死傷過半。

他僥倖沒被炸死，但眼看著身邊的將士一個個死去，那時他幾乎以為自個兒也要魂喪牛心谷。

不想墨瑛熙竟率領一隊兵馬奔馳三天三夜趕來救駕，當時他彷彿一尊殺神，手中銀槍所過之處，敵軍無人能擋，但最後墨瑛熙卻……

想起當年那場殘酷的戰役，溫靖和眼神一黯，忍不住心中愧疚，當時是他一時誤信人言，才會導致二十萬兵馬折損一半，更累及墨瑛熙遭難。

「臣還不想成親。」墨瑛熙明白皇上沒有逕自指婚，而是先徵詢他的意思，已是對他莫大的恩寵，所以回答時語氣倒也算婉轉。

這位容貌儒雅的皇帝，看似性情溫和，實際上是個殺伐決斷之人，否則焉能在當年那場凶險的奪位之爭中順利登基為帝。

溫靖和看向他，略一沉吟，露出一抹關切之色。「你若是顧慮那事，朕可召文華王的女兒前來，親自向她說明，想來她聽了之後，應當能體諒你。」說到這兒，想起一事，他語氣流露出一抹欣喜之意，「你可知道朕這次為何召你回來？」

「臣不知。」墨瑛熙前一天很晚才回到京城，稍作休息後，今日一早才進宮，便被皇上拉著下棋，還未來得及詢問皇上召他回來究竟是何事。

溫靖和眼中的笑意加深。「兩年前鍾天師為了你的事，親自遠赴列嶼國，數日前朕接到他命人送回來的摺子，說是已尋得一個方法，再過一陣子便能趕回京城。」聞言，墨瑛熙的神情終於起了一絲波動，起身拱手道：「多謝皇上，不過臣暫時無意成親。」

溫靖和也不再勉強，頷首道：「好吧，日後若你有中意的姑娘，再告訴朕，眼下還是先等鍾天師回來再說。」

兩人再敘了幾句話，墨瑛熙才離開皇宮。

行經東市口，瞥見轉角處有間書肆，他屏退隨從，獨自一人走進去，為了五年前發生的那件事，這些年來他養成了習慣，一見到書肆便想走進去尋書。

他的目光在一本本的書冊間梭巡，最後挑了幾本書，付了銀錢離開，正要返回尋陽王府時，不經意瞥見斜對角那兒也開了間書鋪，他舉步走過去。

來到門口，他向書鋪內張望，沒見到夥計或掌櫃，只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坐在櫃檯後方，手裡拿著一本畫冊，一邊看著，一邊發出咯咯的笑聲，似乎看得津津有味，鋪子裡還有三隻貓，黑貓蜷縮著身子睡在櫃檯上，黃白相間的貓則蹲坐在旁邊取書的木梯上舔毛，而灰色的那隻趴在書架上。

那幾隻貓在他踏進來時，全都霍地站起身來，微微伏低身子，頸間的毛髮豎了起來，露出警戒之色。

穿著一襲紫衣白裙的小女孩抬頭看向來人，柳眉下那雙細眼疑惑的眯起，接著似是看出了什麼，抬起一隻手撫摸著黑貓的毛，用輕輕軟軟的嗓音安撫道：「沒事，是客人。」

黃白相間的貓跳下木梯朝墨瑛熙走去，繞著他腳邊嗅聞。

墨瑛熙低頭瞥了眼那隻貓，想起昨兒個夜裡，在他住的跨院，也瞧見過三隻小花貓，不知是誰養的，一瞧見他，那幾隻貓便炸了毛，拱起身子朝他叫了幾聲，便嚇得逃走了，結果今早竟又悄悄溜回來，躲在屋後院子的一處角落。

那三隻小花貓怕是嗅到了他身上的氣味，才會驚嚇成那般，沒想到這間書鋪裡的貓似乎不怕他。

黃白相間的貓喵喵叫了兩聲，又回到木梯上繼續舔毛，其他兩隻貓也全都恢復原先慵懶的模樣。

小女孩那雙細細的眼睛瞧了他幾眼，拿著手裡的畫冊遮著臉，啾啾咕咕的似是在同那隻黑貓說話。

她的嗓音太輕，墨瑛熙沒聽清楚她說了什麼，只聽到那隻黑貓咪鳴的叫了幾聲，似是在應和她的話。

他沒理會，逕自走往左側的書架，從這些陳舊的書冊看得出來，這家書鋪裡賣的都是旁人看過的二手書，他也不介意，隨意瀏覽。

原本趴在另一頭書架上的那隻灰色的貓，突然竄到他面前的書架上，那隻墨綠色的貓瞳盯著他，朝他喵鳴了一聲。

他原本正要拿起書架上的一本書，不知怎地竟錯拿到旁邊一本，既然拿出來，他也沒再放回去，隨手翻開一看，他訝異的發現這不知何人所寫的故事，內容竟與他的遭遇有相仿之處，翻看幾頁，他便決定要買下來。

他將書拿到櫃檯前。「小姑娘，這本書多少銀子？」

小姑娘笑眯了眼睛，露出左邊的一個小梨渦，指著旁邊的一個箱子，用軟嫩的嗓音說道：「咱們這兒的書是由客人自個兒決定價錢，再自行投入箱子裡即可。客人若覺得這書值一文，就投一文；客人若覺得這書值一兩，便投一兩。」

墨瑛熙有些訝異，這些年來他去過不少書肆，還是頭一次聽聞這種算錢方式，他略微沉吟，伸手取出錢袋要拿銀子時，順道將裡頭一枚隨身帶了多年的玉扳指與一枚碎銀一塊拿了出來，他微微一怔，索性將玉扳指和碎銀一起投進箱子裡。

他心忖，如今早已物是人非，這枚跟了他多年的定情玉扳指，也沒有再留著的必要，如今捨了它，就當是捨了過往的情分。

見他要離開，小姑娘抱起黑貓，一邊用手撫著牠的毛，一邊笑咪咪的對著他的背影說：「大哥哥，咱們這裡的書大多都是被主人遺棄的，聽說這些書可神奇了，它們會幫助跟它們有同樣命運、同樣遭人捨棄的新主人喔！」

墨瑛熙沒有回過頭，腳步也未加停頓，只是嘴角輕輕一勾，當她的話是小孩子的童言童語。

小姑娘也不在意，撫著黑貓的毛，歪著小腦袋，軟軟的嗓音像是在對黑貓說話，又像是在自言自語，「我記得他買的那本書是說，有個少年武將，在戰場上為救自家君上，中了敵方巫師的詛咒，變成怪物，他的未婚妻因為畏懼變成怪物的他，而改嫁給別人……」

## 尋陽王府

只有每月初一時，王府裡的各個主子才會齊聚在膳堂同尋陽王一塊用晚膳，其餘時間都是在各自院子裡用飯。

但世子昨晚回來，為了替世子洗塵，王妃原是吩咐了廚房，今兒個要設宴替世子接風，可就在廚房將宴席的飯菜都備妥時，總管突然派人傳話取消宴席。

掌廚的王大廚只好命人將準備好的飯菜分送給各院主子，分量多到就連府裡的下人都跟著加了菜。

處理妥當後，大廚和二廚便先行離開，廚房裡只剩下三廚袁嬸和其他幾個雜役小廝和丫鬟。朱涓和幾個丫鬟收拾好廚房後，拿了些殘羹剩飯準備要去餵食她偷偷養在偏院裡的三隻小貓。

就在她要離開時，袁嬪將熬好的一盅甜品從灶裡取出來，回頭叫住她，「涓兒，妳把這杏仁羹替我送去虹姨娘那裡，她今兒個差人來吩咐，說晚上要吃杏仁羹。」她專做各種甜品糕點。

朱涓微微一怔，下一瞬她很快掩飾住自個兒的異樣，露出一抹嬌憨的笑，應了一聲，接過那盅杏仁羹。「好，我這就給虹姨娘送過去。」

她生了一張鵝蛋臉，柳眉細眼，娟美的模樣透著一抹憨厚。

在她接過杏仁羹時，袁嬪悄悄把一包吃食塞到她手裡，並朝她使了個眼色，讓她不要聲張。

朱涓是家生子，她爹娘先前也是王府裡的奴才，偏偏兩人命都不長，幾年前先後走了，只留下她一個女兒，由於她爹娘生前待人不錯，她也是個懂事的孩子，因此王府裡幾個與她爹娘相熟的人，便多少照顧提點她一些。

朱涓感激的接過，將那包吃食塞進懷裡，這才端著那盅杏仁羹離開廚房。

虹姨娘名叫杜梅虹，本是王妃杜氏的姪女，王妃原本有意讓她嫁給墨瑛熙，兩人當初也是情投意合，未料杜梅虹竟移情別戀，愛上墨瑛熙同父異母的弟弟墨璉熙，完全打壞了王妃原有的盤算，王妃惱怒得對杜梅虹撂下狠話，倘若杜梅虹真要嫁給墨璉熙，只能為妾，杜梅虹迫不得已之下只能答應了。

王妃杜氏原是尋陽王的側妃，墨瑛熙是已故的前王妃所生，前王妃膝下也只生了這麼個兒子，所以他一出生就被冊立為尋陽王世子。

他三歲那年前王妃病故，尋陽王這才抬了杜氏為王妃，杜氏為尋陽王生了一子一女，兒子墨璉熙排行老二，女兒已在幾年前出閣。

墨瑛熙軍功赫赫，又極得皇上寵信，杜氏倒也不敢對他動什麼壞心思，原欲讓杜梅虹嫁給他，也不過是為了幫扶娘家罷了。

墨瑛熙的世子地位動搖不了，為了給自個兒的兒子安排一個好前途，所以她看上明康侯家的千金，想與明康侯結為親家。明康侯乃太后的姪子，與當今皇上算是表兄弟，她琢磨著日後兒子有明康侯這個岳父當靠山，也能多一個依仗。

不想杜梅虹竟橫插一腳，暗中和兒子勾搭上，差點壞了她的盤算，鬧到最後，她逼著杜梅虹為妾，這才順利將明康侯府的千金伍春鶯給娶進門。

能前後虜獲墨瑛熙和墨璉熙兩兄弟的心，杜梅虹自然生得國色天香，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在那絕美的容貌下，隱藏著怎樣一顆陰毒狠辣的心。

思及前生被杜梅虹害得落到那般悲慘的下場，即使已重生回來十餘日，朱涓仍抑止不住心中的憤恨，但她明白自個兒只是個身分低賤的下人，想報仇暫時也沒有能力，不過老天既然讓她重生回到四年前，這次她絕不會再重蹈覆轍！

她端著杏仁羹走到杜梅虹所住的院子門前，深深吸了口氣，讓心緒冷靜下來後，這才輕扣門板，朝屋子裡喚道：「稟虹姨娘，袁嬪吩咐奴婢送杏仁羹過來。」

不一會兒，有個丫鬟開了門走出來。「給我吧。」從朱涓手上接過那碗杏仁羹後，那名丫鬟便關上門，走了進去。

朱涓佇立在闔上的門板前，縮在衣袖裡的手掐得緊緊的。

方才她透過開啟的門扉，瞥見了裡頭一張絕豔的臉龐，思及過往，一時間恨意如潮。

前生她過得那麼慘，全是拜這個惡毒的女人所賜！

當年她被杜梅虹發賣到青樓，在那裡受盡折磨，這女人卻在王府裡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還從侍妾被抬為繼室，因為墨璉熙的正室伍春鶯後來死於難產，她想，伍春鶯之所以難產而死，應該也是遭杜梅虹所害。

當年不論是杜梅虹或是伍春鶯，都瞧不起她這個通房丫頭，但伍春鶯是個直腸子，喜怒形於色，不會在背地裡玩弄什麼陰謀，回想起來，那時伍春鶯也只是沒給過她好臉色，打了她幾次，比起杜梅虹的所作所為，根本微不足道……

收斂起思緒，朱涓走往位於南側的一處偏院。

那個院子地處偏僻，多年來一直空著沒人住，十幾日前，她剛重生回來不久，心中驚疑不定，遂一個人悄悄來到靠近後院的這處偏院裡。

她爹娘早逝，雖然袁嬭他們幾個長輩看在爹娘的分上，多少看顧她一些，可他們終究是外人，她小小年紀獨自在王府裡生活，難免還是遭受到不少欺負。約莫在八、九歲那年，她無意間發現這院子長年沒人住，因此後來要是遇到什麼傷心難過的事兒，她便會避著人躲去那裡，一個人在裡頭哭一哭，待上一會兒，也就沒事了。

十幾天前去到那裡時，她無意中發現有隻不知打哪兒來的野貓，叼了三隻小貓躲在裡頭，那隻野貓後來可能出去找吃食，沒想到竟一去不回，把三隻小貓餓得可憐兮兮的直叫著。

她不忍心，遂將廚房裡剩下的飯菜拿來餵牠們，之後那隻野貓一直都沒有回來，也不知是不是遭遇不測，所以現在她每日早晚都會拿吃食過來餵三隻小貓。

來到偏院，朱涓訝異的發現門口竟有披甲執銳的侍衛守著，她心中頓時一驚，猛然想起世子回來後就是住在這偏院裡。

這兩日跟著幾個廚子忙著準備接風宴席的菜餚，她都只能匆匆拿了吃食來給小貓便走，今早也沒空過來，她不禁有些擔心那三隻小花貓，現下也不知怎麼樣了？她悄悄繞到屋後，熟稔的從約莫一人高的圍籬縫隙間鑽了進去，她打小就常這麼偷偷溜進後面那個有著很大草坪的院子。

鑽進去後，她顧不得撥去落在身上的葉子，舉目四顧，昏暗中，見四下沒人，她躡手躡腳的往一處角落走去，她先前在那裡做了個窩，暫時安置那三隻小貓。

行至一半，她陡然被出現在眼前的兩顆閃著森冷寒光的東西給驚得險些脫口叫出聲，幸好她及時抬手捂住嘴，下一瞬，待心神稍定，她定睛一看，發現那是某種野獸的兩顆眼珠子，她整個魂兒都快被嚇飛了，兩腿一軟，整個人跌坐在地上。

「那、那是什、什麼……」瞧見兩顆大大的眼珠子直瞅著她不放，朱涓緊張得心跳如擂鼓。

擔心牠會猛不防的撲過來撕咬自己，她防備的緊盯著牠，須臾，隱約看出牠碩大的形體，她更加驚恐，同時也擔心那三隻小貓該不會已經被牠給吞進肚子裡了。見牠突然站起來，她驚駭得爬起來想要逃走，腳步卻一個踉蹌，人又摔倒在地。

眼見那頭體形龐大的野獸突然走到她身邊，她驚怕得屏住呼息，心跳快得都要蹦出胸口。

不想牠並沒有張口咬她，而是抬起一隻爪子撥了撥她。

她驚懼得縮成一團，接著不可思議的發現牠似乎是要扶她起身。

「你你你……不是要咬我」朱涓呆愣愣的看著牠，傻傻的問道。

那隻比她的手臂還粗的獸爪撥了她幾下便停了下來，兩顆冷森森的眼珠子盯著她，黑暗中，碩大的腦袋竟朝她搖了下頭。

瞧見這一幕，朱涓吃驚的張著嘴，這野獸難道聽得懂人話？接著發現牠似是真的沒有要咬她的意思，她才驚魂未定的拍了拍胸脯，有些委屈的抱怨道：「你知不知道你差點嚇死我了！」說完，她忽然聽見幾聲細小的喵鳴叫聲，她驚喜的爬起身，連忙循著聲音去找，就在另一頭的角落裡，瞧見了那三隻黑白相間的小花貓。

「你們沒被吃掉，太好了！」她欣喜的回頭看向那頭野獸，脫口向牠道謝，「謝謝你沒吃掉大花、二花和三花。」

牠方才沒咬她，也沒有傷害小貓們，讓她心中對這頭野獸少了幾分懼怕，多了分好奇，她忍不住朝牠走近幾步，仔細打量著牠。

她沒見過這種模樣的野獸，牠體形龐大，毛色是淡黃色，有些像老虎，身上卻沒有花紋，腦袋有一圈棕色的鬃毛，她突然想起前生最後在青樓那幾年，曾聽人形容過一種只有在異國才有的野獸，叫獅子，那模樣，似乎就同眼前這頭野獸一樣。

「你是獅子嗎，怎麼會在王府裡呢？」朱涓問完，小心翼翼的伸出手想摸牠，但又有些害怕的縮了回來。

牠沒理睬她，走回原來的地方重新趴下來。

幾隻小花貓似乎是有她壯膽，也跟了過來，在她腳邊蹭了蹭她，她低下頭看著緊黏著她不放的三隻小花貓，想到牠們今早沒吃，怕是餓壞了，她趕緊走回先前摔倒的地方，撿起方才掉落的一包吃食，打開被油紙包著的一只大木碗，裡頭是拌了魚湯的米飯。

三隻小貓餓狠了，上前圍著木碗，飛快的吃了起來。

朱涓抬頭，望見獅子安靜的趴在一旁看著她和三隻貓兒，她不曉得牠吃過飯了沒，突地想起袁嬭塞給她的一包吃食，她從懷裡取出來，打開來看，發現是隻雞腿，她稍稍猶豫了下，為了小貓們的生命安全，她決定把雞腿分給牠一半。

她撕了一半的雞腿肉，剩下有骨頭的拿在左手，她走上前，好聲好氣的跟獅子商量，「喏，獅子大爺，這一半好吃的雞腿肉給你，當是我賄賂你的，大花牠們還小，現在天也黑了，牠們一時間沒地方可去，你就看在這雞腿的分上，先暫時讓牠們住在這兒一晚，明天我再幫牠們換個窩，好不好？」

牠那雙在黑暗中發亮的眼珠子，瞅了她一眼，便別過腦袋，彷彿看不上她那區區的賄賂。

見牠不理她，朱涓又走到牠面前，涎起笑臉，把雞腿遞到牠嘴邊，討好的又道：「獅子大爺，您別嫌棄嘛，我知道一半的雞腿是少了點，可我身上只有這麼一隻雞腿，能分你一半已經是我最大的誠意了，算算我長這麼大，也沒吃過幾次雞腿

呢，這次要不是世子回府，又撤了宴席，袁嬪疼我，暗中替我留了一隻，否則我也沒福氣能吃到。咱們一人一半，吃了之後就是好朋友啦，以後大花牠們就託你多多照顧了，當然，日後若有什麼好吃的，我也會拿來給你。」

她見獅子的眼睛眯了眯，接著大口一張，吃掉了她餵到牠嘴邊的雞腿，隨即又一口吞掉她拿在左手上的另外一半。

她呆了呆，下一瞬氣惱的跳起來，忿忿的指責道：「說好了只有一半，你怎麼可以連另外一半都吃掉！」

「吼——」牠馬上朝她低吼回去。

朱涓驚得倒退了兩步，這才意識到自個兒似乎惹得獅子大爺不高興了，她趕緊安撫道：「好好好，你別生氣，吃掉就吃掉了，我不跟你計較了。」

牠似是不滿的又吼了一聲，「吼——」

她沒想到牠脾氣這麼大，怕牠再吼下去，會驚動屋子裡的人，她連忙低聲下氣的道歉，「是我錯了、是我錯了，我應該一開始就把整隻雞腿給你，你別再叫了，往後再有什麼好吃的，我會再分給你的，你乖，別再吼了。」

也不知牠是不是聽懂了她的話，竟真的不再叫，朱涓鬆了口氣，抹抹額上剛才被嚇出的冷汗，見牠將大腦袋枕在兩隻前腿上，配上牠那一身毛茸茸的模樣，看著倒也怪可愛的，就像隻大貓似的，她手癢得很想摸摸牠，卻又有些害怕，只好撈起已經吃飽、在她腳邊蹭著的二花，揉著牠那身黑白相間的毛皮。

這三隻貓她是依牠們身上的黑點來命名的，身上只有一塊黑毛的叫大花，有兩處黑毛的叫二花，三花身上則有三處黑毛。

二花被她抱在懷中順著頸毛，舒服的眯起貓瞳。

獅子目不轉睛的盯著她懷裡那隻被揉得舒服到攤著肚皮的小貓，前爪微微發癢的刨了刨土。

朱涓見狀，愣了下，有一瞬間她覺得獅子大爺似乎也想被人這般順毛，但又懷疑是自個兒多心了，牠如此兇猛威嚴，怎麼可能會願意想讓人揉牠的毛呢？

瞧見大花、三花也蹭到腳邊討摸摸，她放下懷裡的二花，蹲下身撫摸著牠們。

二花跑去叼了根狗尾草過來，她忍不住輕笑出聲，知道牠這是想讓她陪牠們玩。她從二花嘴裡接過那根狗尾草，在三隻貓面前搖晃，小貓們頓時仰著腦袋，揮著爪子撲抓那根晃動的狗尾草。

聽著牠們細細的喵叫聲，看著那可愛的模樣，朱涓的心軟成一團，一時間忘了方才思及前生的不愉快，笑得開心極了。

陡然間，一隻巨大的爪子揮了過來，啪的一聲拍到她的手上，打落那根狗尾巴草。三隻小貓受到驚嚇，全都縮到她懷裡，她也呆愣愣的望著獅子。

而罪魁禍首卻蹲坐在地上，抬著爪子，一臉無辜，下一瞬牠別開大腦袋，起身移往一旁趴下，拿著屁股對著她。

朱涓眨了眨眼，驚疑的想著，獅子大爺莫非也想跟她玩嗎？可牠的爪子太大了，一下就把她手裡的狗尾巴草給拍掉，這麼一想，再看拿著屁股對著她的獅子，她隱隱覺得牠似乎是因為方才的事在鬧彆扭，心中原本對牠還存有的幾分畏懼霎時

消失，她忍不住想，牠雖然模樣看起來兇猛、個頭又大，但說穿了就是大一號的貓兒。

於是她抱著三隻小貓來到牠面前蹲下，帶著笑意央求道：「我該走了，大花牠們就拜託你照顧了，我明天再做個好玩的東西來給你玩。」說完，她小心的抬起手，輕輕的撫摸了下牠那漂亮的鬃毛，見牠沒什麼反應，她忍不住又多摸了兩把，這才抱著小貓們回到角落的窩裡。

## 第 2 章

「玉梨，妳知道偏院裡養了頭獅子嗎？」夜裡，回到下人所住的房舍，朱涓詢問與她同房的一個丫鬟。

玉梨的爹娘是在別莊做事，玉梨原本也在別莊，但因為女紅做得極為出色，三年前被調回來王府，目前被分配在繡房，由於兩人同寢，又同是家生子，漸漸的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姊妹。

玉梨拆下髮簪，拿著木梳梳理著一頭長髮，一邊回道：「聽說了，世子這趟帶了他在西南養的獅子一塊兒回來，據說是怕牠傷人，所以才會住到偏院去。咱們繡房的人先前都得了吩咐，說是沒事別靠近偏院。」說到這裡，玉梨想起她先前在那裡養了幾隻小貓的事，問道：「妳今天該不會去偏院了吧？」

「去了。」

「妳那幾隻貓怕是都被咬死了吧。」玉梨又道。

「獅子沒咬死牠們，而且我瞧那獅子挺溫馴的，不像會傷人。」提起這件事，朱涓順道替那獅子說了句好話。

玉梨一聽，回過頭來，睜大眼睛問道：「妳看見那頭獅子了？」

朱涓將去偏院發生了什麼事簡單告訴她，「那頭獅子不僅沒咬我，那三隻貓也還活得好好的。」這也是她放心將大花牠們暫時先留在那裡的原因。

聽完，玉梨有些驚訝，但想了想，仍是勸道：「可牠畢竟是獅子，牠今兒個沒咬妳，也許是牠心情好，我勸妳還是別再接近牠，我聽說世子那頭獅子可是很兇猛，會咬人的。」

知她是好意，朱涓頷首道：「嗯，我知道，妳別擔心。」

玉梨接著想起一件事，興匆匆的開口，「對了，我今天聽說世子這趟回來，王妃打算找個人過去貼身服侍，有好幾個丫鬟都想爭取呢。」她朝朱涓抬了抬眉，話裡有弦外之音。

朱涓稍加思忖便明白過來。「妳的意思是，王妃打算為世子找個通房丫頭？」通房丫頭是要侍寢的，名分比一般的丫鬟略高一些，但比起侍妾卻又不如。

「沒錯，通房丫頭雖然仍算是下人，但若能生出個兒子，那就能母憑子貴，說不得還能被抬成侍妾。可惜我娘沒能給我生張好臉蛋，憑我這姿色，世子是絕對看不上我的。」玉梨訕訕的嘆了口氣，接著瞅了朱涓一眼。「倒是妳，姿色雖然比不上虹姨娘，卻也算標緻，說不得能入世子的眼。」



朱涓靜默著沒有出聲，前生她禁不起誘惑，成了墨璉熙的通房丫頭，最後卻落得被發賣青樓的下場，在那裡度過短暫淒涼的一生，今生她是無論如何都不願再成為通房丫頭。

思索一番後，她認真的回道：「我將來是要嫁人的。」

「嫁人？」玉梨搖頭嗤笑道：「咱們是下人出身，要嫁人只能嫁給跟咱們一樣的奴才，日後生的孩子一樣是奴才命，還不如找機會攀上個主子，要是能得到主子的疼惜，說不得就有翻身的機會。」

朱涓思及前生最後那四年在青樓的日子，心中升起一股酸楚，不免勸道：「咱們出身低賤，在主子眼裡如同草芥，沒有哪個主子會真心疼惜咱們，還不如嫁一個能疼惜咱們的人，即使身分低下又何妨，最重要的是能真心實意的相待。」

「真心實意能值多少兩銀子？錦衣玉食才是實實在在的。」玉梨不以為然的回道。要是她有朱涓的姿色，她一定會用盡一切辦法爭取成為世子的通房。

朱涓心忖，倘若沒經歷過前生那悲慘遭遇，或許她也會同玉梨一般想法，然而如今她只希望有朝一日，能離開這座宛如囚籠一般的王府，即使嫁個尋常百姓，過著男耕女織的辛苦日子，她也甘願。

一早，忙完廚房的活兒之後，朱涓帶著吃食來到偏院，要餵食那幾隻小花貓，同時要把牠們帶到別處安置，世子既然住在這裡，那幾隻貓就絕不能再留在這兒。她一樣鑽了圍籬，溜進後頭的院子裡，剛爬進去，就瞥見院子裡有個穿著一身窄袖灰色勁裝的男子，他的頭髮只隨意用一條灰色巾子紮起來，手裡拿著根翠色的羽毛，想逗那三隻小花貓。

大花牠們雖然目不轉睛的盯著他手裡的翠色羽毛，卻又不敢離他太近，站得遠遠的。

男子試著想引牠們過去，學貓咪喵喵叫了一聲，可是他這麼一叫，反倒讓大花牠們警戒得又退了兩步。

朱涓看著這一幕，一時沒忍住笑意，噗哧笑出聲來，男子聽到聲音抬目望去，兩人視線相對，她不知他是誰，只覺得被他那黑沉沉的眼眸一看，頓時有種被猛獸盯住的感覺，緊張得身子一僵，情急之下，她有些結巴的道：「我、我是來帶貓走的。」

從他的衣著，她猜測這人可能是世子身邊的護衛，雖然他的相貌十分出色，可身為金尊玉貴的尋陽王世子，定是穿著一身錦衣玉袍，不可能穿得這般尋常。

「這幾隻貓是妳養的？」男子雖然面無表情，但嗓音聽起來似乎並沒有責怪之意。她應了聲，「是。」話一出口，她才意識到自個兒說了什麼，趕緊再改口，「不、不是。」

「到底是不是？」

朱涓連忙解釋，「我的意思是，牠們不是我帶進來的，是有隻母貓叼著牠們來到這兒，後來那隻母貓不知所蹤，我見牠們可憐，這幾天才會過來餵牠們。我知道世子前兩日住進這裡，怕擾了世子，今日是特意過來帶牠們離開的。」

他淡淡的回道：「讓牠們留下來倒是無妨。」

她有些訝異，也有些擔心。「可世子那裡……」

墨瑛熙覷她一眼，發現她竟沒認出他就是世子，不過這也難怪，這些年來他都鎮守在西南，已有五年多沒回尋陽王府，前日他回來，看見府裡的下人多了好些新人，他也不認得，且他一向又喜好穿著武人的衣裝，也難怪她沒看出他的身分。他沒說破這事兒，只道：「他那裡我自會去說。」

「世子會答應嗎？」聽見用不著再移走小貓們，朱涓心中自是高興，但下一瞬也有些替他擔心，他擅自讓小貓們留下，會不會被世子責備？

他瞥了眼那三隻在她一過來，就馬上黏在她腳邊的小貓，說道：「世子不討厭貓。」聽他這麼說，她這才放下心來，心下一寬，想起方才看見的事，從他手裡拿過那根翠色羽毛，上下左右移動著，逗弄那三隻小花貓，一邊教他，「逗貓時，手要不時的移動，當貓兒快要抓住時，再迅速移開，若是一下子就讓牠們抓住，牠們會覺得沒意思，而且這麼做還能同時訓練牠們捕獵的技巧。」說到這兒，她從衣袖裡取出一顆木球，朝地上一扔，三隻小貓登時朝滾動的木球撲過去。

墨瑛熙看著三隻小貓你爭我奪的搶著玩木球，手指微微動了動。

讓小貓自個兒去玩後，朱涓四下望了望，疑惑的問道：「對了，怎麼沒見到世子帶回來的那頭獅子呢？」她帶了排骨要給牠吃呢，她自個兒都捨不得吃，特意留給牠的，那顆木球也是她特地帶來給牠玩的。

「牠不在。」他低頭瞥見滾到他腳邊的木球，伸手撿起來，朝遠處扔去，三隻小花貓立即追逐著木球而去。

她想著獅子大爺是世子的愛寵，也許世子帶牠出去遛遛了，她將帶來的幾塊排骨取出來，想要請他幫忙，「獅子大爺不在，這幾塊排骨能不能勞煩這位大哥，等牠回來時餵給牠吃？」

墨瑛熙沒出聲，也沒接過用油紙包的那幾塊排骨，一雙黑沉沉的眼眸直勾勾瞅著她。

朱涓很自然的解釋道：「我昨日過來餵小貓時，見到獅子大爺，答應牠要給牠帶好吃的。」

待她說完，他這才抬起手接過油紙包。

見他願意幫忙，她高興的勾起微笑，不自覺的抬眸偷偷瞟他一眼，她身量已算高，但兩人站在一塊兒，他硬是比她還高了一個頭，加上他五官英挺，看起來就是個很可靠的人，她心中不禁對他生起幾分好感。

想到小貓能繼續留在這兒，應當要謝謝他，在向他道謝前，她先自報姓名，「我叫朱涓，是在廚房裡做事的丫鬟，不知這位大哥怎麼稱呼？」

墨瑛熙略一猶豫，吐出了一個字，「石。」

「石大哥，多謝你讓大花牠們留下來，否則一時之間我還真不知道該把牠們安置在哪裡呢。」道謝完後，朱涓開始絮絮叨叨的說起大花牠們的事，並教他怎麼從牠們身上的黑毛來辨認。「二花最聰明，牠會自個兒去咬狗尾巴草來讓我陪牠們玩，而三花最愛蹭人了，大花則最愛撒嬌。」

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微微頷首，便逕自離開。

見他連聲招呼都不打轉身就走，她也不在意，兩人這才第一次見面，也許他生性本就比較木訥，且他已經幫了她一個大忙，她對他只有感激。

再陪三隻小貓玩了一會兒，朱涓這才離開。

就在這時，位於後園的茗春閣裡，古總管召來王府裡十名姿色不錯的丫鬟，等著讓王妃前來挑選。

十個丫鬟等了約莫一個時辰，杜氏才在一群嬾嬾、丫鬟的簇擁下，姍姍走進茗春閣。

她的心腹嬾嬾張嫂吩咐十個丫鬟站成一排，好讓王妃一個一個過目。

張嫂原本是杜氏的陪嫁丫鬟，在前王妃病故後，杜氏被抬為王妃，張嫂的身分也跟著抬高，負責管理整個王府的丫鬟，因此她對府裡這些丫鬟的出身倒也一清二楚，在一旁替王妃說明。

看了一遍後，杜氏抬起皓白玉指，點了兩個貌美的丫鬟。「就這兩個吧。」

她當年能成為尋陽王側妃，自然也是容貌出色的美人，多年來的養尊處優，令她那張瓜子臉略略豐腴了些，不過仍是風韻猶存。

「是，奴婢讓她們收拾收拾，今兒個就去服侍世子。」張嫂應了聲，削瘦的臉上堆滿討好的笑，接著她抬眸睨向那兩個被挑上的丫鬟，揚聲喝斥，「妳們怎麼還杵著，還不快向王妃謝恩，王妃欽點妳們去服侍世子，這可是妳們燒了幾輩子的好香，才有這等好命。」

兩名丫鬟欣喜得連忙跪下磕頭。「奴婢謝王妃恩典，奴婢定會盡心盡力伺候世子。」杜氏看她們一眼，警告道：「妳們往後好好伺候世子，若是能得他歡喜，也算是妳們的一場造化，不過可別忘了妳們的身分，別逾越了該有的分寸。」

世子遲遲不成親，王爺著急了，日前還親自上書，請求皇上替世子指婚，哪知皇上竟順著世子的意思，反過來勸說王爺，既然兒子還不想成親，就別逼他。王爺無奈之下，見兒子身邊沒有女人，便決定先給兒子安排兩個通房丫頭伺候。

因此她才會讓古總管和張嫂挑了幾個姿色不錯、身家也清白的丫鬟，否則世子又不是她生的，他娶不娶妻她一點也不在意，甚至想著他最好一輩子不娶，如此一來待他死後，尋陽王的爵位便會落到她親生兒子的手上了。

「奴婢明白，奴婢謹遵王妃教誨。」兩名丫鬟趕緊再次磕頭謝恩。

辦完了這事，杜氏施施然離開。

兩個丫鬟才送去世子住的偏院沒多久，過午之後，墨瑛熙便來到杜氏的跨院。

「母妃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我屋裡已有幾個伺候的下人，不需要再多兩個丫鬟。」杜氏秀豔的臉上露出親切和善的微笑，殷殷勸道：「你那屋裡都是些小廝護衛，哪有姑娘家伺候得周到，我聽你父王說，你這趟回來會待上一段時日，房裡還是要有幾個丫鬟伺候著才能舒心些。」接著她試探的又問：「還是你不喜歡那兩個丫鬟？要不我把府裡頭的丫鬟都叫過來，讓你自個兒挑？」

「我身邊的小廝護衛都跟隨我多年，我已習慣他們伺候，且我院子裡養了頭獅子，會嚇壞那些丫鬟，母妃還是把她們分派到別處去吧。」墨瑛熙拒絕得很明顯。人才剛送去就被退回來，杜氏也不好向王爺交代，再溫言勸說：「這是你父王的意思，他擔心你屋裡的那些小廝伺候不好，才讓我指派兩個能知冷暖的丫鬟過去服侍你。」她輕蹙眉尖，嘆息了聲。「你父王也是擔心你至今還無法忘情梅虹，才遲遲不肯成親，當年那事是梅虹對不住你，我若是早知道，無論如何都會阻止，可偏偏她和璉熙米已成粥，我也沒辦法。」

他垂下眼道：「事情已過去多年，當年誰是誰非都已不重要，我不想成親與梅虹無關，只因至今仍未遇到心悅之人罷了。」他話鋒一轉，「這事兒若讓母妃為難，我再自個兒稟明父王。」

見他說完，行了個禮便轉身離去，杜氏神色複雜的看著他的背影。

他說未遇見心悅之人才不想成親，可這世上，又有幾個人能與心悅之人結成連理、相守一生？

兒子當時對杜梅虹一片癡情，還允諾杜梅虹非她不娶，可最後為了前途，為了攏絡明康侯，還不是委屈杜梅虹成了他的妾，這幾年甚至又陸續收了幾個姿色不錯的通房丫頭；當年她祖父官拜吏部尚書，後來卻因祖父病故，導致家道中落，父親為了攀上尋陽王，不顧她與青梅竹馬的表哥早有婚約，硬是將她這個嫡長女嫁給尋陽王為側室。

就連當今皇上，昔年登基時，也為了拉攏丞相那一派的勢力，而被迫冊立自個兒不喜歡的女人為皇后，將太子妃硬生生貶為貴妃。

在權勢面前，所謂的情愛，都是微不足道的，隨時可以拋棄。

她嘲諷的想著，墨瑛熙仗著當年救了皇上，這些年來得了聖寵，才敢大言不慚的說出非心悅之人不娶的大話來，但她相信到最後，他定也會迎娶一個門當戶對的女子。

墨瑛熙前腳甫離開，杜梅虹便來向杜氏請安，行完禮後，她嬌柔的道：「我方才過來時好像瞧見世子。」

「嗯，他剛來過。」杜氏淡淡的應了聲。

她原是很疼愛這個自小養在她膝下的姪女，但自打五年多前她不顧她的安排，勾搭上了她的兒子後，讓她大為震怒，此後再見她，便沒好臉色。

杜梅虹早已習慣她的冷臉相待，絕豔的臉上仍然噙著恰到好處的微笑。「我聽說您幫他挑了兩個丫鬟。」

「妳這麼關心他的事做什麼？別忘了妳的丈夫可是璉熙。」杜氏冷眼瞪她。

杜梅虹輕笑著解釋，「他是璉熙的兄長，是我的大伯，我身為弟媳，關心大伯也是應當的，請母妃不要誤會，我對璉熙可是一心一意，天地可昭。」

杜氏懶得與她多言，擺擺手。「晚點春鶯會過來請安，她如今已有兩個月的身孕，可動不得氣。」言下之意是讓她快點走。

伍春鶯不喜杜梅虹，每回見面都怒目相向，以往也就算了，自打知道她懷有身孕後，自己便盡量不讓兩人見到面。

杜梅虹幽幽的道：「姊姊對我有所誤解，不待見我，她如今有孕，我自是處處避著她，不敢礙她的眼，免得她萬一不慎動了胎氣，又要怨我了，梅虹先告退。」她微微露出一抹委屈，福了個身離開。

五年了，她半個孩子都沒懷上，原本伍春鶯也一樣，不想不久前她竟然懷孕了，這個喜訊讓墨璉熙和杜氏高興得眉開眼笑，對伍春鶯更加小心呵護，甚至要求她盡量避著伍春鶯，別惹她生氣。

方才她遠遠瞧見墨璉熙，見他仍如從前那般英俊挺拔，不禁一時意動，懷念起被他呵寵的那段時日，要不是發生了那件事，她如今早就是世子妃了，哪裡需要受這種氣。

想起如今的處境，她不由得對墨璉熙生起怨懟，當初要不是被墨璉熙嚇壞了，她也不會嫁給墨璉熙為妾，墨璉熙還親口承諾過，一定會給她應有的地位，不會讓人瞧不起她，但五年過去，她仍是個見不得人的妾，這些年來，已足夠讓她瞭解墨璉熙是個什麼樣的人，更明白要怎麼對付他。

屆時他和母妃可別怪她心狠，因為是他們對不起她在先。

廚房裡，聽見袁嬸的話，朱涓驚訝的瞪大眼。「什麼？」

袁嬸見她一臉吃驚，笑著再說了一次，「總管差人來交代，說往後世子的晚膳由妳送過去。」至於早、午膳，原就由他房裡的小廝自個兒過來取。

朱涓從驚訝中回過神來，納悶的問道：「這是為什麼？」她只是個在廚房幹活的下人，按理說給世子送晚膳這種事輪不到她呀，隨即她想起今早在偏院裡見到的石姓護衛，難道是他向世子提到她，所以世子這才欽點她？

袁嬸想了想，問道：「妳是不是見過世子？」

「沒呀。」朱涓馬上回道。

哪怕前生，在她成為墨璉熙的通房丫頭時，也只有一次遠遠的瞧見過世子，但那時她站得遠，壓根沒瞧清楚世子的面貌。

她與世子相差了十歲，世子在十五、六歲的年紀便從軍去了，那時她才是個娃兒，哪裡有機會見到世子。

她只記得前生也約莫是在這個時候，世子曾經回到王府，待了數個月的時間，前生她就是在這時被杜梅虹挑中，成為墨璉熙的通房丫頭，捲入了她與伍春鶯的明爭暗鬥之中。

她被杜梅虹當成對付伍春鶯的棋子，在杜梅虹刻意的幫助下，她一度受到墨璉熙的寵愛，那時她以為杜梅虹是真心待她好，渾然不知道她險惡的居心，還沾沾自喜。

在伍春鶯懷胎七、八個月時，誤吃東西，險些滑胎，恰好那時王爺身子不適，墨璉熙請了個太醫前來診治，太醫便也替伍春鶯醫治，她才保住腹中的胎兒。

王妃和墨璉熙震怒的要徹查，她便被杜梅虹推出來當替死鬼，只因伍春鶯誤吃的東西是杜梅虹讓她送去的，她當時極力辯解澄清，卻被杜梅虹刻意扭曲成她是存心想誣陷她。

原本依她犯下的「罪行」，即使打死了也不為過，怎料杜梅虹又佯裝好心，假意替她求情，後來她被重打一頓後，發賣到青樓去，最後落得被毒死的下場，她死的那年才二十歲。

袁嬸這下子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那就奇怪了，怎麼世子偏偏就指定要妳呢？」朱涓憨憨一笑，抬手撓了撓腮頰。「說不得是古總管還是誰，看在我過世爹娘的分上，向世子提的。」

「也不是沒這可能，既然世子點了妳送飯食，往後妳可要更謹慎點，莫要出錯，做得好，說不得能升為二等丫鬟，調去幾個主子身邊服侍，就用不著辛苦的窩在廚房裡幹活了。」

朱涓挽住袁嬸的手臂，親暱的道：「在廚房裡做事很好啊，有袁嬸和王大廚照應著，我一點都不覺得辛苦，而且我還想跟著袁嬸多學做幾樣糕點呢。」

袁嬸笑道：「說來妳這孩子的手也怪靈巧的，我只指點了妳幾次，妳做出來的糕點便已有模有樣，還會自個兒變著花樣，像妳今兒個做的桃花酥味道就挺不錯的。」這陣子只要得空，朱涓這小丫頭便會試著自個兒做些糕點，除了第一次火候欠缺了些，接下來都越做越好。

「哪裡，這都是袁嬸您疼我，毫不藏私的教我，我才能學得這麼快。」朱涓隱瞞了一些事沒說，但對袁嬸的感激之情卻是真心實意的。

前生在青樓生活的那幾年，老鴿看她有幾分姿色，在將她逼得不得不屈從之後，老鴿派人教她識字及學琴，想讓她多些才藝來招攬客人。

後來她同其中一個與她一樣遭人所害的姑娘，因同病相憐而有了幾分交情，那姑娘有著一手好廚藝，閒暇時她同她學了幾道菜餚和糕點，她今日做的桃花酥就是那姑娘教的。

袁嬸見她性子乖巧憨厚，爹娘又都不在了，孤身一人在這府裡也沒個依靠，想了想，有意提攜她，便道：「要是妳真對做糕點有興趣，往後就跟在我身邊學吧，我年紀也不小了，頂多只能再做幾年，等我走了，屆時說不得這三廚的位置也能傳給妳。」

朱涓滿臉驚喜，鄭重的朝她鞠躬道謝，「謝謝袁嬸、謝謝袁嬸！」袁嬸的這份心意她記下了，日後若有機會，她一定會好好報答。

袁嬸也算是認了她當徒弟，握著她的手，勉勵道：「只要妳用心學，我能教的一定全都教給妳。」

「您放心，我一定會努力，絕不辜負您的心意。」

「這事兒晚一點我便同王師傅說一聲。」袁嬸接著想起一件事，提醒道：「對了，妳記住，世子的晚膳要在酉時前送過去，過了酉時就不能再進偏院。」

朱涓雖然不明白這是為什麼，但他們做下人的，只要按著上頭的吩咐來辦事就是，於是她乖巧的點點頭。「嗯，我記住了。」

待晚膳做好，朱涓拎起食盒，送往偏院，她將今天做的桃花酥也帶上了一些，再順便準備了大花牠們的吃食。

來到偏院，朱涓對著守在門前的侍衛道：「我來給世子送晚膳。」

侍衛微微頷首後，便讓她進去。

此時是春夏之交，天氣暖和，白日也漸長，雖然已是申時三刻，天色還有些亮。她進了屋裡，見小廳裡頭有幾個人在，其中兩個小廝侍立在一旁，而她今天見過的那名石姓護衛站在一名坐著的男子身旁，男子身著一襲寶藍色的錦衣華服，束起的髮髻上戴著只玉環，丰姿俊朗。

從對方的衣著和雍容的氣度，朱涓直覺認為他應當就是世子，遂走上前朝他躬身行禮。「奴婢朱涓見過世子爺。」

華服青年訝異的看向她，正要開口表示她認錯人了，卻被一旁站著的墨瑛熙輕按了下手臂阻止，他挑眉覷了墨瑛熙一眼，順從他的意思沒糾正她，兩名小廝見狀也閉上嘴什麼都沒說。

「起來吧。」岑佩南讓她起身後，玩味的打量她幾眼，心中很是好奇，不明白墨瑛熙明明知道她認錯了人，為何竟不讓他說清楚。「妳說妳叫朱涓？」

「是，奴婢是來給世子爺送晚膳的。」說著，她略略抬高手裡提著的食盒。

其他主子的飯菜，起碼也要四、五個婢女才送得完，尤其王爺和王妃那兒，每到用膳時間，得要十來個婢女幫忙送飯。

可袁嬸告訴她，世子要求飯菜簡單就好，所以王大廚只做了幾道菜，一個食盒就能裝完。世子這兒比較費事的是那頭獅子，聽說牠不吃生食，王大廚每天都得另外為牠準備煮熟的肉食，再交由世子身邊伺候的小廝帶回去餵。

兩個小廝上前接過她手上的食盒，走到旁邊黃花梨木的雕花圓桌旁，點亮了幾盞燭火，將裡頭的飯菜一一取出來，擺到桌上。

岑佩南還想再多問些什麼，卻聽站在他身旁的墨瑛熙出聲道——

「沒事了，妳下去吧。」

朱涓略一猶豫，悄悄摸了摸衣袖裡那包原本想送給他的桃花酥，她心忖當著世子的面也不好拿給他，遂應了聲，「是，奴婢告退。」她曲膝又行了個禮後，便退了出去。

她一離開，岑佩南按捺不住好奇，立即起身問道：「瑛熙，那丫頭分明認錯了人，你怎麼不讓我同她說？」